

卷十八

書名 尚書註疏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孔安國 傳,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十八
 內容分類 經 書 唐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0977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097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尚書註疏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尚書註疏卷第一

漢孔氏序

唐孔穎達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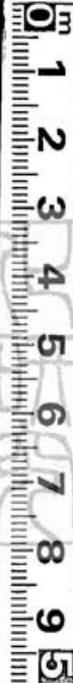
尚書序 叙釋文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特代并
 叙為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為音疏曰正義
 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
 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
 羣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
 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
 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
 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之言不盡意是言
 也則書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
 書者廢也以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
 是筆書也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3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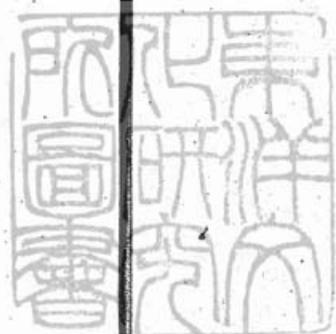
冊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尚書註疏卷第十八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傳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

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還歸在豐作周官

傳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

周官傳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疏成王至周官正義

日成王於周公攝政之時既黜殷命及其即位
 之後滅淮夷於是天下大定自滅淮夷還歸在
 豐號令群臣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史敘
 其事作周官○傳點殷至言之○正義曰據金
 滕之經大誥之序知點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年
 東征之時也據成王之政之序費誓之經知滅
 夷在成王即政之後也淮夷於攝政之時與武
 庚同叛成王既滅淮夷天下始定淮夷本因武
 庚而叛成王既命與滅淮夷其事相因故雖則
 年而連言之以見天下既定乃作周官故也下
 經言四征弗庭是點滅之事也罔不承德是安
 寧之狀也序顧經文故追言點殷命以承接滅
 夷見征伐乃安定之意也○傳成王至西周
 正義曰以洛誥之文言王在新邑今復云在豐
 故解之也史記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
 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
 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言成王雖
 作洛邑猶還西周之事也多方云王來自奄至



於宗周宗周即鎬京也於彼不解至此始為傳
 者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之字故此解之
 武王既以遷鎬京今王復在豐者豐鎬相近舊
 都言不毀豐有文王之廟故事就豐言之故也○
 數及職所掌立法○正義曰周禮每官言人之員
 初即有准夷叛逆未暇得以立宮之意號令群
 臣今既滅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職
 用人之法以誥群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設官
 分職周禮序官之文言設置群官分其職掌經
 言立三公六卿是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
 各舉其官之所掌示以才堪乃得用之是說用
 人之法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
 傳即政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

甸服四征弗庭綏厥兆民
 傳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

昔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六服群辟罔不承

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

服還歸於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直吏及下至冢

宰經疏惟周至治官正義曰惟周之王者布政教

注同疏撫安萬國巡行天下侯甸服四面征討諸

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海內兆民六服之內群衆諸

侯之君無有不奉承周王之德者自滅淮夷而歸於

宗周豐邑乃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敎王發言之端

也疏即政至甸服正義曰檢成王政之序與費

誓之經知成王即政之年奄與淮夷又叛叛即往伐

今始還歸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與

此滅淮夷而還歸在豐為一事也年初始叛五月即

歸其間未得巡守於四方也而此言撫萬國巡行天

下其實止得撫巡向淮夷之道所過諸侯爾未是用

四仲之月大巡守也以撫諸侯巡守是天子之大事

因即大言之爾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伐淮夷非四

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六言之爾六服而惟言侯甸

者二服去圻最近舉近以言之言王巡省徧六服也

也釋詁云庭直也緩安也諸侯不直謂叛逆王命侵

削下民故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

楚語云十日百姓十品萬官億醜兆民每數相十知

十億曰兆稱兆言其多也疏六服至百官正義

曰周禮九服此推言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

夷狄之地王者之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於華夏

故惟舉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也序云還歸在

豐知宗周即豐也周為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

之故豐鎬與洛邑皆名宗周釋詁云董督正也是董

得為督督正治也職司之百官下戒勅是董正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傳言當順

古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



疏 王曰至未危 正義曰治謂政教邦謂國家治有
 失則亂家不安則危恐其亂則預為之制慮其危
 則謀之使安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於未危之
 前張官設府使令職明察任賢委能令事務順理如
 是則政治而國安矣標此二句於前以示立官之意
 必於未亂未危之前為之者思患而預防之思患而
 預防之易既 **曰** 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
 濟卦象辭也

外有州牧侯伯 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
 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

下相維外內咸治言有法 ○長丁文反下 庶政惟和
官長助長並同

萬國咸寧 官職有序故眾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

為正治夏商官信亦克用又 **傳** 禹湯建官二百亦能

官

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

人傳 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

人疏 曰唐虞至其人。正義曰既言須立官之意乃

舜考行古道立官惟數止而復言故更加一曰唐堯虞

百揆揆度百事為群官之首立一人也外有州牧侯伯四

時之政外主太岳之事立四人也其所部之國外內置

一州之長侯伯五國之長各監其所部之國外內置

官各有所掌眾政惟以協和萬邦所以皆安也夏禹

商湯立官倍多於唐虞雖不及唐虞之清簡亦能用
 以為治明王立其政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言
 自古制法皆明開官司求賢以處之也。 **傳** 道堯至
 有法。正義曰百人無主不散則亂有父則有君也
 君不獨治必須輔佐有君則有臣也易序卦云有父
 子然後有君臣則君臣之興次父子之後人民之始
 則當有之未知其所由來也。雖遠舉唐虞復考古也

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都設都則王者立官皆象
天為之故內置百揆四岳參天之日有五佐
天群臣佐主以此為象天不必其數有五乃象五
行故以百揆四岳為五行其數亦有五故置於五
顯頌已來立五行之官其數亦有五故置於五
舜典云肇十有二州此說唐事知置州牧十二也
伯謂諸侯之長益稷篇禹三治水時事云外薄四海
咸建五長知侯伯是五國之長也成王說此事者言
堯舜所制上下相維內外咸治言有法也此言建官
惟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一百夏商二百禮記明堂位
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者今予小子祗勤于
禮記是後世之言不與經典合也

德夙夜不逮

傳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夙夜匪懈不

能及古人言自有極計反建音代一音大

仰惟前代時

若訓迪厥官

傳言仰惟先代之法是順訓蹈其所建

官而則之不敢自同堯舜之官準擬夏殷而蹈之立

太師大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傳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

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

德乃堪之○燮素協反**官不必備准其人**

傳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處昌慮反**少師少傅**

少保曰三孤

傳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少詩照**貳公弘化寅亮天地**

弼予一人

傳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

輔我一人之治**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傳天官

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

言任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傳地官卿司徒

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衆民使小大皆

協睦○擾而小**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傳春官

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地神祇人鬼之事及國之

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司馬掌邦政**

統六師平邦國傳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

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司寇掌邦禁詰姦**

周官

憲刑暴亂傳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

亂者夏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時殺**司空**

掌邦土居四民特地利傳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

士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

穀故曰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傳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

九州牧伯為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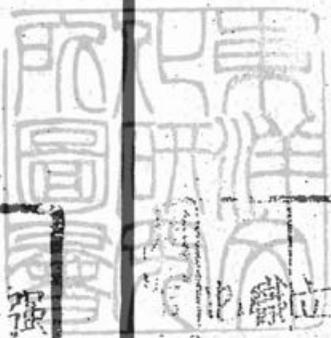
○倡尺亮反下同今予至厥官○正義曰王言今
阜音負治直吏反我小子敬勤於德雖早夜不解
怠猶不能及於唐虞仰惟先代夏商之法是順順
其前代建官而法則之言不敢同堯舜之官準擬行

夏殷之官爾若與訓俱訓為順也。○**禮**師天至堪之
 為正義曰三公俱是致道天子使歸於德義傳於保下
 言保安天子於德義德上三者言皆然也禮記文王
 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
 其出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道德別掌者內得於
 心爾於公云燮理陰陽於孤云寅亮天地和理敬信
 之亦同爾以孤副貳三公故其事所掌不異。○**禮**天
 官至任大。○正義曰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揚引周
 禮為之總目或據禮文或取禮意雖言有小異義皆
 不殊周禮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治
 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馬冢冢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
 兼萬事之名也鄭玄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
 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者大之上也山
 頂曰冢是解冢大異名之意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
 統百官馬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此統百
 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厚故命統治百官為冢宰之



事治官禮官俱得統之也禮云以佐王均邦國此言
 均四海故傳辨之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與孔意不異
 均四地官至協睦。○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
 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太宰職云二
 曰教典以擾萬民鄭玄云擾亦安也言饒衍之博亦
 以擾為安五典即五教也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
 之入民使小大協睦也舜典云契為司徒敬敷五教
 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
 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則民不怨
 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親則民
 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
 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
 民知足十曰以世教能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
 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
 玄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然則十有二細分五
 教為之五教可以常行謂之五典五典謂父義母慈
 兄友弟恭子孝也。○**禮**春官至等列。○正義曰周禮
 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

國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為宗伯其
 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凶賓軍
 嘉之五禮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
 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摠有三十六
 禮皆在宗伯職掌之文文煩不可具載太宰職云三
 曰禮典以和邦國以諧萬民其職又有以玉作六瑞
 以等邦國以禽作六贊以等諸臣是以和上下尊卑
 等列也○**夏官**至亂者○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夏
 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其職主
 戎馬之事有掌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
 亂者天子六軍軍師之通名也案其職掌九伐之法
 馮弱犯寡則皆之賊賈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
 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
 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社之外內亂鳥
 獸行則滅之○**秋官**至時殺○正義曰周禮云乃
 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
 職云刑邦國詰四方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責
 孔以詰為治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慝之人刑殺其



強暴作亂者夏官主征伐秋官主刑殺征伐亦殺人
 而官屬異時者夏司馬討惡助夏時之長物秋司寇
 刑姦順秋時之殺物也周禮云掌邦刑此云掌邦禁
 考避下刑暴亂之文故云掌邦禁○**冬官**至曰土
 ○正義曰周禮冬官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
 又云六曰事職以高邦國以養萬民馬融云事職掌
 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當
 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
 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民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
 也齊語云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即此居
 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士也土則地利為之名以
 其吐生百穀故曰土也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為下有
 居四民故云土以**六年五服一朝**五服侯甸男采
 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

岳傳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

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諸

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傳觀四方諸侯各朝于方

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疏六年至黜陟○正義

皆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

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

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男服三歲一見其貢

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衛服五歲一見其貢

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先儒說周禮者皆云

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

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

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

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仁之

道何由是興說左傳者以為三年一朝六年一會與此

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

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由計被六年前代明王之法先儒

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

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

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

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

則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為前代之法齊當時之人明

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

疏六年至黜陟○正義曰此篇說六卿職掌

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

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男服三歲一見其貢

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衛服五歲一見其貢

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先儒說周禮者皆云

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

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

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

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仁之

道何由是興說左傳者以為三年一朝六年一會與此

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

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由計被六年前代明王之法先儒

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

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

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

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

則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為前代之法齊當時之人明

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

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

貢物亦應可矣大矣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

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

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

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

而此文惟言五服孔以五服為侯甸男采衛蓋以要

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

也○周制至守然○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十有

二歲王巡守殷國是周制十三年一巡守也如舜典

所云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時巡行故云時巡考

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王曰嗚呼凡

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然據舜典同律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

傳有官君子大夫以上歎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汝

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

令亂之道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傳**從政以公平滅私

情則民其信歸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傳**

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

度終始政乃不迷錯洛度待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

利口亂厥官**傳**其汝為政當以儀典常故事為師法

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王曰至厥官。正義曰王



君子謂大夫已上有職事者汝等皆敬汝所主之

事慎汝所出之號令出於口惟即行之不惟反之

而不用是去而後反也為政之法以公平之心滅已

之私欲則見下民其信汝而歸汝矣學古之典訓然

後入官治政論議時事必以古之制度如此則政教

乃不迷錯矣其汝為政當以舊典常故事作師法無

以利口辯佞亂其官教之以居官為政之法也**傳**

有官至之道。正義曰教之出令使之號令在下則

是尊官故知有官君子是大夫已上也下云三事暨

大夫是也安危在於出令故慎汝出令是從政之本

也令既出口必須行之令而不行是去而更反故謂

之反也不惟反者令其必行之勿使反也若前令不

行而倒反別出後令以改前令二三其政則在下不

知所從是亂之道也。言當至迷錯。正義曰襄

三十一言將欲入政先學古之訓典觀古之成敗擇

善而從之然後可以入官治政矣凡欲制斷當今之

事必以古之義理議論量度其終始合於古義然後

行之則其為之政教乃不迷錯也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查

事惟煩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亂其政

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蓄勑六反音利

類又音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

後艱傳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

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

致患斷丁亂蓄疑至後艱正義曰又戒群臣

不能彊斷則必敗其謀慮割斷勤於職事蓄積疑惑

廢政事人而不學如面向牆無所覩見以此臨事則

惟煩亂不能洽理戒汝卿之有事者功之高者惟志

意彊正業之大者惟勤力在公惟能果敢決斷乃無

有後日艱難言多疑必將致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傳

後患矣申說蓄疑敗謀也一位不期驕祿不期侈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

以行已所以速亡恭儉惟德無載爾偽傳言當恭儉

惟以立德無行姦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傳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且美為偽飾巧百

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為居寵思危罔不惟畏

弗畏入畏傳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苦乃

不畏則入可畏之刑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處

賢能相讓俊又在官所以和諧處亂也江武舉

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傳所舉能修

其官惟亦汝之功能舉非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

音升勝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傳

歎而勅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

之職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斃傳言當敬治

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

獸我周德傳獸音亦長直疏為德至可為。正義

道而行無所經營於心逸豫功成則譽顯而名益美

也為偽者行違其方枉道求進思念欺巧於心勞苦

詐窮則道屈而事日益拙也以此

故偽不可為申說無載爾偽也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傳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駙

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

之故肅慎氏來賀傳肅慎馬本作息慎云北夷也駒

反地理志音寒豹孟白反說文作貉王俾榮伯作賄

北方象種孔子曰貉之言貉狗惡也

肅慎之命傳榮國名同姓諸侯為卿大夫王使之為

命書以幣賄賜肅慎之來賀傳馬傳木傳必爾反疏成王至

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東夷背叛成王既伐而服之

東北遠夷其國有名肅慎氏者以王戰勝遠來朝賀

王賜以財賄使榮國之伯為策書以命肅慎之夷嘉

其慶賀慈其勞苦之意史敘其事作賄肅慎之命名

篇也傳海東至來賀。正義曰成王伐淮夷滅除

奄指言其國之名此傳言東夷非徒淮水之上夷也

樹以為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駟貊之屬此皆於孔君
之時有此名也周禮職方氏四夷之名八蠻九貉
玄云此方白貉又云東北夷也漢書有高駒麗扶
韓無此駟駟即彼韓也音同而字異爾多方云王
自奄奄在後滅言滅奄即來必非滅奄之後更伐
夷夷在海東路遠不知何時伐之魯語云武王克商
成王既伐東夷不知何時伐之魯語云武王克商遂
遠夷亦叛蓋成王親伐淮夷而滅之又使偏師伐
夷慎之於中國又遠於所伐諸夷見諸夷既服故懼
而來賀也○傳榮國至夷亡○正義曰晉語云文王
諏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也以周召畢榮於文王之
名次畢公之下則是大臣也未知此時榮伯是彼榮
公以否或是其子孫也同姓諸侯相傳為然注國語
者亦云榮周同姓不知何時為何官故並云卿大夫
使榮伯明使之有所作史錄其篇名為賄肅慎之命

明是王使之為命書以幣賜肅慎氏之夷也

周公在豐 致政老歸將沒欲葬成周 已所營作示

終始念之公薨成王薨子畢不敢臣周公故使近

文武之墓 近附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徙奄君於

亳姑因告極以葬畢之義斥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

遷之功成亡 又極其 既致政於王歸在豐邑將沒

遺言欲得葬於成周以成周是已所營示已終始念

之故欲葬焉及公薨成王葬於畢以文武之墓在畢

示已不敢臣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言亳姑功成史
叙其事作亳姑之篇案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
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

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

長安西北。致政老歸。正義曰周公既還政成
王成王又留為太師今言周公在豐則是去離王朝
又致太師之政告老歸於豐如伊尹之告歸也成王
封伯禽於魯以為周公後公老不歸魯而在豐者文
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
周也何休云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
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向之故封
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為主所以一天下之心
于周室是言周公不歸魯之意也歸豐者蓋以先王
之都欲近其宗廟故也。周公至成亡。正義曰
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毫姑篇名與序不相允
會其篇既亡不知所道故傳原其意而為之說上篇
將遷毫姑序言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毫姑者是
周公之意令告周公之極以葬畢之義乃用毫姑為
篇名必是告葬之時并言及奄君已定於
毫姑言周公所遷之功成故以名篇也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傳成王重周公所營

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作君陳
作書命之

君陳

傳臣名也因以名篇

傳鄭註禮記云周公之子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

傳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

行已以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傳言善父母者

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此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
傳昔周公師保萬民

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傳言周公師安天下

之民民歸其德今往承其業當慎汝所主此循其常

一法而教訓之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傳勉明周公

之教惟民其治傳懋音茂治直吏疏周公至君陳

殷頑民於成周頑民既遷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

成王命其臣名君陳代周公監之分別居處正此東

郊成周之邑以策書命之史錄其事作策書為君陳

篇名傳成王至官司疏正義曰成周之下都監

成周者正是一邑宰爾而特命君陳大其事者成王

重周公所營猶恐殷民有不之者故命君陳分

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也疏以畢命之序言分

此分亦為分居分別殷民善惡所居即畢命所云

別淑慝表厥宅里是也疏言東郊者鄭玄云天子之國

五十里為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言成周之

邑為周之東郊也傳臣名至各篇正義曰孔直

云臣名則非周公也鄭玄注中庸云君陳蓋周公

子者必經云周公既沒命君陳猶若蔡叔既沒命蔡

仲故也孔未必然矣傳言其至以恭正義曰令

德在身之大名孝是事親之稱恭是身之所行言其

善事父母行已以恭也釋訓云善父母為孝兄弟

為友傳言善至政令正義曰父母尊之極兄弟

親之甚緣其施孝於極尊乃能施友於甚親言善事

父母者必交於兄弟推此親親之心以至於

疎遠每事以仁恕行之故能施有政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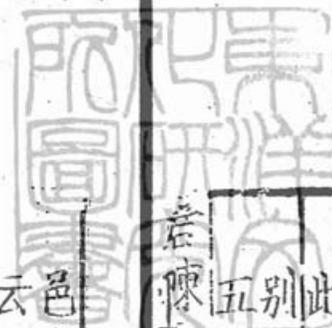
我聞曰

至治聲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傳所聞之

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

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勵之以德爾尚式時

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傳汝庶幾用是周



公之道教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

音教 豫。我聞至逸豫。正義曰我聞人之言曰有

至美治之善者乃有馨香之氣感動於神

明所言馨香感神者黍稷飲食之氣非馨香也明德之所遠及乃惟為馨香爾勉勵君陳使為德也欲必

為明德惟法周公汝當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惟當每日孜孜勤法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教使勤於事也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傳此言

凡人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而不能用之所以無成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傳

汝戒勿為凡人之行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

不可不慎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

虞庶言同則繹傳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

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眾言度之眾言同則陳而

布之禁其專釋音亦爾有嘉謀猷則入告爾后

于內爾乃順之于外傳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汝君

於內汝乃順行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傳

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嗚

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傳歎而美之曰臣於人者

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王曰君陳爾惟

弘周公不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傳汝為政當

闡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入上無倚法制以
行刻削之政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傳寬不失制動不

失和德教之治容反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

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傳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

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平

理斷之字或丁仲反斷丁亂反有弗若于汝政弗化

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傳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

教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徃于姦宄敗常亂俗

三細不宥傳習於姦宄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

俗之教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九反徃女傳王

至不宥。正義曰王呼之曰君陳汝今為政當弘大
周公之大訓周公既有大訓汝當遵而行之使其法
更寬大汝奉周公之訓無得依恃形勢以作威於人
無得倚附法制以行刻削百姓必當寬容而有法制
使疎而不漏從容以和協於物莫為偏急此成周設
民有犯事在於刑法未斷決於我告汝曰赦宥之汝
惟勿得刑罰之我告汝曰赦宥之汝惟勿得赦宥之
惟其以中正平法斷決之不得從上意也其有不順
於汝之政令不化於汝之訓教其罪既大當行刑中
刑罰一人可以止息後犯者故云犯刑者乃刑之如
其罪或輕細罰不當理雖刑勿息故不可輒刑若其
人習於姦宄凶惡敗五常之道亂風俗之教三犯其
事者雖細勿得宥之以其知而故犯當殺之必
絕惡源也。傳汝為至之政。正義曰君陳之智必
不及周公而令闢大周公訓者遵行其法使廣被於
民即是闡揚而大之非遣君陳為法使大於周公法

也。凡在人上，位貴於人，勢足可畏者，多乘是形勢以作威刑於人，倚附公法以行刻削之政，故禁之也。○
 動不寬不至之治。正義曰：寬不失制，則經寬而有制。○
 至惡源。正義曰：釋言云：狂復也。孫炎曰：狂，快前復為也。古言狂，快是貫習之義，故以習解。狂習於姦，凶惡言為之不知止也。敗常亂俗，有大有小，罪雖小者，三犯不赦，恐其滋大，所以絕惡源也。此謂所犯小，猶可赦爾。再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頑，器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為，人君

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為大。欲其忍恥藏垢。○
 垢，工口反。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

君陳

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

沮否。○
 別彼列反。沮在汝反。又音鄙。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使為善。○
 爾無

良。正義曰：民者真也，當以漸教之，故戒君陳民有不知道者，汝無忿怒疾惡頑嚚之民，當以漸教訓之，無求備於一人，當取其所能為，人君必有所含忍，其事乃有所成，有所寬容，其德乃能大，欲其寬大不福隘也。汝之為政，須知民之善惡，簡別其德行修者亦簡別其有不修德行者，進顯其賢良以率勵其不良者，欲令其化。惟民生厚，因物有遷。○
 言人自然之

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慎所以示之，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人之於上不從其令從

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慎所好

○好呼報反

爾克敬典在

德時乃罔不變充升于大猷

傳汝治人能敬常在道

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于大道惟予一人

膺受多福傳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

福無凶危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末世傳非但我受多

福而已其汝之美名亦終見稱誦於長世言沒而不

朽○長如字惟民至末世。正義曰惟民初生自

性乃有遷變為惡皆由習教使然人之情性好違上

所命命之不必從也從其君所好君之所好民必從

之在上者不可不慎所好也汝之治民能敬當從終

常在於道德教之汝以道德教之是民乃無不變化

民皆變從汝化則信升于大道矣汝能如此惟我一

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矣其汝之美名亦終有稱

誦之美辭於長世矣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傳二公為二伯中分天下而治

之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傳臨終之命曰顧命○相

反顧工戶反馬云成王將崩顧命○成王至顧命○

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正義曰成王病

困將崩召集群臣以言命太保召公太師畢公使率

領天下諸侯輔相禮記曲禮下文云九州之長曰牧

至治之長曰伯是職方鄭玄云職主也謂為三公者

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

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

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如銳反彤徒

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傳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

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義曰發首至百尹

御事敘王以病召匡為發言之端自王曰至肩貢于

非幾是顧命之辭也茲既受命至立于側階言命後

王崩欲宣王命布陳儀衛之事也自王麻冕已下敘

康王受命之事實命至要言。正義曰王之

命實晉命群臣序以要約為言直云命召公畢公傳

不於上召公畢公之分而解於顧命之下言之者以

上欲指明二公中分天下之事非是摠語故命不得

言之顧命是摠命群臣非但召畢而已故於此解也

書律歷志云成王即位正義曰成王崩年經典不載

甲子而崩此是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為成王即位三十

年與歆同矣鄭玄云此成王崩也忘又云死魄朔也生魄

望也明死魄生從望為始故生魄為月十六日即

是望之日也釋詁云擇樂也有疾故不悅擇下云病

日臻既彌留則成王遇病已多日矣於哉哉生魄下始

言王大發至出命正義曰凡有敬事皆當潔清王將

發大命臨群臣必齋戒沐浴今以病疾之故不能沐

浴故但洮頰而已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盥內則

云子事父母而用禮相王者以冕服加王鄭玄云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專專大業專漢文化研究所

群臣大發大命以文武之業傳社稷之重不應惟服
玄冕而已覲禮王服衮冕而有玉几此既憑玉几明
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群臣當憑玉几以出命
○文故云同召至公卿○正義曰下及御事蒙此同召之
召之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者是
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
衛侯為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
三公尊故特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見其以國君
入為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為之不復別置其人高
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為領故言召公領之
毛公領之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為司寇知此六人依
周禮次第為六卿也王肅云彤奴姓之國其餘五國
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王弟依世
本史記為說也○**傳**師氏至事者○正義曰周禮師
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
事帥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並於百尹

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為百官之長諸
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士皆被召也王肅云治事
也羣士**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傳**自嘆其疾大進篤惟
危殆○幾音機徐病日臻既彌留恐不復誓言嗣玄
予審訓命汝**傳**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廖恐不
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敎命汝○**勅留**
反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敎則肄**傳**言昔先
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敎則勤勞
○重光馬云日月星也大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
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重直龍反麗力
馳反肆徐以至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傳**文武定
反又以制反

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通殷為周成其大命在

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傳在文

武後之侗推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命言奉順繼守

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又侗徐音同

本作調云共也斥昌亦反**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尚明時朕言**

傳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當庶

幾明是我言勿忽略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傳

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度於艱難勤德

政釗姜遼反又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傳言當

和遠又心和近安小大衆國勸使為善思夫人自

于威儀無以釗冒貢于非幾群臣皆宜思夫人

夫人自治正於威儀有感可畏有儀可象然後足以

率人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王曰至非幾

臣既集乃言而歎曰嗚呼我疾大進益重惟危殆矣

病日日益至言病困已甚病既久留於我身恐一旦

暴死不得結誓出言語以繼續我志以此故我今詳

審教訓命誥汝等昔先公文王武王布其重光累聖

之德安天命施陳教誨則勤勞矣文武定命陳教

雖勞而不違於道用能通殷為周成其大命代殷為

主至文武後之制雅成王自謂已也言已常敬迎天

之威命終當奉順天道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

越言常戰慄畏懼恐隆文武之業今天降疾於我身

甚危殆矣不能更起不復覺悟言已必死汝等庶幾

明是我言勿忽略之用我之語敬安太子釗大渡於
 艱難言當安和遠人又須能和近人當為善政遠近
 俱安之又當安勸小大衆國於彼小大衆國皆安之
 勸之安之使國得安存勸之使相勸為善汝群臣等
 思夫人夫人衆國各自治正於威儀有威有儀然後
 可以率人無威無儀則民不從命戒使慎威儀也汝
 無以劓冒進於非事危事欲令戒其不為惡也
 病日至命汝○正義曰病日至者言日日益至徧於
 身體困甚也○又留者言病來多日無瘳愈也恐死
 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欲有言若不能言則不
 能續志以此及今能言故我詳審出言教命汝言已
 詳審欲其敬聽之○魯今天至忽略○正義曰孔讀
 殆上屬為句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也不起言身不
 能起不悟言心不能覺悟病者形弱神亂不起不悟
 言必也
 茲既受命還○此群臣已受賜命各還本位出
 綴衣于庭越翼曰乙丑王崩○綴衣幄帳群臣既退



徹出幄帳於庭王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於其明

日王崩○出如字徐尺遂反綴丁衛反下同王崩馬

同墉音容本作成王崩注安民立政曰成幄於角反下

作墉首式又反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冢宰攝政故

命二臣桓毛名俾爰齊侯呂伋以二于戈虎賁百人

逆子釗於南門之外○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

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

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為天子

虎賁氏○俾必爾反伋居及延入翼室恤宅宗○明

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為天下宗主丁卯命作冊度○

三日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洛。度。舊音杜。云作冊書法度音。既既至冊度。正義曰此群臣宜如字傳直專反。既受王命還復本位出連綴之。衣王所坐幄帳置之於庭於其明日乙丑王崩矣。太保召公命仲桓南宮毛使此二人於齊侯呂伋之所。以二千戈桓毛各執其一。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太子。子釗於南門之外。逆此太子使入於路寢明室。令太。群臣之也。○此群至本位。○正義曰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夫西面鄭玄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北面公命爾。卿東方西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夫射禮其位亦然。是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

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受顧命退還本位者謂還本治事之位。故孔下傳云朝臣就次謂退王庭而還治事之處。○傳綴衣至王崩。○正義曰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則從內而出。下云狄設黼衣綴衣則綴衣是黼。衰之類。黼衰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於王坐之上。故以為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綴之事。鄭玄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居幄中坐上。承塵也。帷帟皆以繒為之。然則幄帳是黼衣之上。所張之物。此言出綴衣於庭。則亦并出黼衣。故下句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衣幄帳。之坐命訖。乃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於庭。將欲為死備也。傳更解徹去幄帳之意。以王病困寢不在此。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墻下廢牀。鄭玄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

不虞亦為國家之威儀也。○禮記曰成王既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由發命知伯相即召公也。王肅云召公為二伯相於此所命士多相上言太保命仲桓此改言伯相者於此所命士多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以見政皆在焉於丁卯七日癸酉則王乙丑崩於今已九日矣於九日始傳顛命不知其所由也。鄭玄云癸酉蓋大歛之明日也。鄭大夫以上殯歛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為八日故以癸酉為殯之明日孔不為傳不必如鄭說也。須訓待也。今所命者皆為喪事知命士須梓者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梓與明器是喪之雜用也。案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梓及明器此既殯即須材木者以天子禮大當須預營之故禮記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為棺槨者斬之是與士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供葬梓之材○禮記秋下至所為。正義曰禮記祭統云秋者樂吏之賤者是賤官有名為秋者故以秋為下士喪大記復魄之禮云秋人設階是喪事使秋與此同也。釋

宮云牖戶之間謂之哀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西為哀郭璞曰窗東戶西也。禮云斧哀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哀形如屏風畫為斧文置於地因名為哀是先儒相傳。蕭哀者屏風畫為斧文在於戶牖之間考工記云畫績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地故名此物為黼。哀上言言出綴衣於庭此復設黼。哀惟帳者象王平生時所為也。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哀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此經所云秋設亦是伯相命秋使設之不言命者上云命士此蒙命文設四坐及陳寶玉兵器與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

華玉仍几傳 篋桃枝竹白黑雜繪綠之華彩色華玉

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群臣覲諸

侯之坐。○禮記許亮反篋眠結反馬云織弱純之允西反又之閏反下同綠稅絹反本或作純。

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具仍几傳東西廂謂之序

底藹萃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底

之履反馬云青蒲也藹音弱萃音平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

几傳豐莞彩色為畫雕刻鏤此養國老饗群臣之坐

○豐芳弓反莞音官又音開鏤來豆反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

仍几傳西廂夾室之前筍藹竹玄紛黑綬此親屬私

宴之坐故席几質飾允反馬云筍箬也徐云竹子竹

為席于貧反紛孚云反漆音七徐七利反綬音受越玉五重陳寶傳於東西

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云越玉馬越地所

獻玉也重直容反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傳寶刀赤刀

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為二重○琬紆晚反琰以舟

反削音笑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傳三五為三重夷

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犧王天下龍馬出河

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

之○夷玉馬云東夷之美玉說文夷玉即珣玗珎胤之

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傳胤國所為舞者之衣皆中

法大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

坐東○鼗扶云反注同中丁仲反車尺遮反車渠車輪也兌之戈和之弓垂之

竹矢在東房傳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為皆中

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兌徒外反共音恭大輅在賓

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傳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

○阼才故反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

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

國之事所以重顧命○塾音孰一音育重直用反

牖謂窗也間者窗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周禮司几筵

云几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衮

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

玉几彼所設者即此坐也又云戶牖之間謂之象彼

言衮前此言牖間即一坐也彼言次席黼純此言

重則此四坐所言敷重席者其廢皆敷三重象其上

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牖間之坐即是周禮

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是

下文三坐禮無其事以衮前一坐敷三重之席知下

三坐必非一重之席敷三坐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

席耳周禮天子左右几鄭玄云左右几優至尊也

坐皆左右几也鄭玄云左右几優至尊也

挑至之坐。正義曰此幾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

彼云次席挑枝席有次列成文鄭玄不見孔傳亦言



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別名故以為彩色
用華玉以飾懸几也鄭玄云華玉五色玉也仍因也
釋詁文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之於几有
變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此見
群臣親諸侯之坐周禮之文知之又觀禮天子待諸
侯設斧袞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袞彼
在朝此在寢為異其牖間之坐則同○東至之
坐○正義曰東西兩廂謂之序釋宮文孫炎曰堂東西
墻所以別序內外也禮注謂蒲席為弱華當謂蒲為
為弱華當謂蒲為弱華當謂蒲為弱華當謂蒲為弱華
蘭席蒲弱謂此也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鄭玄云底
致也篋織致席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也凡此重席
非有明文可據各自以意說耳綴者連綴諸色席必
以彩為緣故以綴為雜彩也貝者水虫取其甲以飾
器物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蚶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
巡曰貝甲以黃為質白為文彩名為餘蚶貝甲以白
為質黃為文彩名為餘泉之貝飾几也此旦夕聽事之
坐鄭王亦以為餘

顧命



然喻問是見群臣觀諸侯之坐見於周禮其東序西
嚮養國老饗群臣之坐者案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
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坐在燕饗坐
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為旦夕聽事之
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眈之處又親
屬輕於燕饗故夾室為親屬私宴之坐案朝士職掌
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嚮者以此諸坐並陳避
牖間南嚮觀諸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坐皆與孔同
○豐荒至之坐○正義曰釋草云荒苻籬郭璞曰
今之西方人呼蒲為荒用之為席也又云葦鼠荒樊
光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
出莞席是也王肅亦云豐席莞鄭玄云豐席刮凍竹
席考工記云畫績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為畫蓋以五
彩色畫帛以為緣鄭玄云似雲氣畫之為緣釋器云
玉謂之彫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彫為刻鏤之類故
以刻鏤解彫蓋雜以金玉刻鏤為飾也○西廂至
質飾○正義曰下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房東廂夾
室然則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

之義未審孔意如何王肅云夷玉東夷之美玉球也
玉磬也亦不解稱天之意
夷玉東夷之玉也
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
美者有醫無間之詢玕琪
玉為彼玉未出河遂則其
天時必有書為此說也漢
氏繼天而有王受河圖則
孔說也必有書明矣易繫
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
法如繫辭也而此傳言河
直如繫辭又云河出圖洛
且繫辭復何所則也王肅
河圖餘復何所則也王肅
之所貴是為可寶之物八
非寶故云河圖及典謨皆

非寶



各陳四物皆無別意也
有夏有胤侯知胤是國名也
今猶在明其為中法故常寶之亦不知舞者之衣
是衣也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
江准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
記謂車陶為渠大車如車渠也
之也考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鼗鼓釋樂云大鼓謂
故云商周傳寶之西序即西夾之西夾之西夾之西夾
向坐矣西序亦陳之寶近江夾之西夾之西夾之西夾
者矢巧人所作也○兌至夾室○正義曰在西房
竹矢巧人所作也○兌至夾室○正義曰在西房
垂舜共工舜典文若不巧人兌至夾室○正義曰在西房
中法故亦傳寶之垂是舜
其兌和之所作則不知寶
之耳鄭注周禮宗廟路寢
也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

周禮宗廟路寢

周禮宗廟路寢

周禮宗廟路寢

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
王崩在鎬京宮空因
之制有左右旁也孔無
必同明堂也○大輅至
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
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
故知大輅也而前者據
為金輅也○南謂轅向
○南謂轅向也○地道
言大輅先輅至顧命○
王輅金輅即次象故言
云次輅木也又解四輅
以飾為之木則無飾故
云革輅輓之以革而漆
以直漆其木故以木為
次輅為革輅者禮五輅
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
於此不必陳之故不云
革輅



輅而以木輅為次馬融
非常故不陳之孔意或
輅之言二者皆為副貳
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
於朝祀而已未知孔鄭
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
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
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
右塾前皆北而也左塾
之東故以北面言之為
為上由王殯在西序故
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
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
塾之前在寢門內之東
命也鄭玄下至此皆象
路云若有大祭則出輅
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
二人雀弁執惠

立于畢門之內傳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

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弁皮彥反徐扶變反 四人綦弁執戈

上刃夾兩階祀傳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堂廉曰祀士

所立處○綦音其馬本作駢云青黑色夾徐工一人

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傳冕皆大

夫也劉鉞屬立於東西廂之前堂一人冕執戣立于

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傳戣瞿皆戟屬立于東

西下之階上○戣音逵瞿其一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銳銳矛屬也側階北下立階上○銳以階○正

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有七其立於

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為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

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為之先門次階次堂從

外內而敘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

敘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

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

鄭玄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

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下守中階者路寢制如

明堂惟鄭玄之說耳路寢三階不書亦未有明文縱

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士衛至

畢門○正義曰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於此服雀弁

者士衛主殯與在廟同故爵韋弁也鄭玄云赤黑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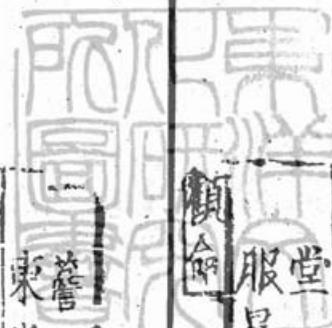
雀弁所用當與冕同阮謙二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

布為之此傳言雀韋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其事

韋弁振此人執候宜以韋為之異於祭服故言雀韋

弁下云韋弁孔言冠子皮為弁然則下言冕執兵者
不可下云韋為冕未可知也
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
知畢門即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此經所陳七種
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
文傳惟言惠三隅子鏡亦予也發瞿皆較屬不知何
所據也劉錡屬者以劉與錡相對故言屬此等形制
別又不可得而知也鄭玄云惠大斧蓋斜刃宜芟刈
皆不可得而知也鄭玄云惠大斧蓋斜刃宜芟刈
今之句予戟劉蓋今鏡斧鉞大斧蓋斜刃宜芟刈
鏡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
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王肅惟云皆安器之名也
○綦赤黑文至立處○正義曰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
綦赤黑則服冕此為綦文鹿子皮弁各以意言無正文
也大夫則服冕此為綦文鹿子皮弁各以意言無正文
然廉者稜也所立於堂下迎於堂稜○冕皆至前
堂○正義曰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知
服冕者皆大夫也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

顧命



簷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揔名為堂此正於
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
也○禮殘翟至階上○正義曰釋詁云疆界邊衛圍
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
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垂西
垂知在堂上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
堂知此立於東西堂之階上也○鄭玄云說予至階上
正義曰鄭玄云皆以側階為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
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入復共並立故傳以為北下
階上謂堂北階也階則惟堂此一階而已側猶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階王及群臣皆吉服用西階
升不敢當主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公卿大
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玄綺○蟻魚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傳執事各異裳彤纁也

太宗上宗即系伯也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昨

階齊傳六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

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

用昨階升由便不嫌○冒莫太史秉書由賓階齊御

王冊命傳太史持冊書額命進康王故同階疏至冊

命○正義曰此將傳額命布設位次即上所作法度

也凡諸行禮皆賤者先置此必卿下士邦君即位既

定然後王始升階但先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

下即言升階從省文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言即

位而已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人故別言衣服各

有所職不得即言升階故別言所執各從升階為文

次也卿士王臣故先於邦君太史乃是大宗之屬而

先於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冊書此禮主以為冊命太

史所掌事重故先言之○傳王及至當主○正義曰

禮績麻三十升以為冕故稱麻冕傳嫌麻非吉服故

言王及群臣皆吉服也王麻冕者蓋冕也周禮司

服享先王則衮冕此禮授王冊命進酒祭王且衮是

王之上服於此正王之尊明其服必衮冕也其卿士

邦君當各以命服即助祭以冕矣衮鄭玄周禮注

云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

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為文詩采芣之

玄於此注云黼者冕服有文者也是言貴文故鄭

主也○傳公卿至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額命不敢當

公則卿乘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焉略舉卿士為文

公與大夫必在故傳言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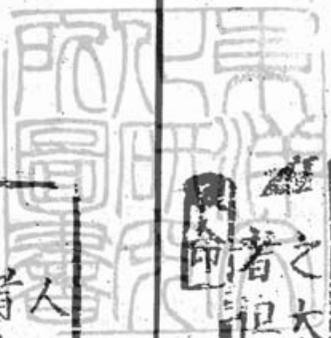
同服吉服此亦廟中之禮也言其如助祭各服其冕

服也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蟻者蚍蜉也

此蟲色黑知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禮

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

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太保太史
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誓從言也入即位者鄭玄云
卿西面諸侯北面鄭玄惟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公
亦此面孤東面也○○執事至宗伯○正義曰此三公
官考皆執事俱彤裳而言各異裳者各自異於卿士
邦君也彤赤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
彤為纁言是常祭服也○○宗實下文上宗一人即宗
伯之卿也○○大圭至不嫌○正義曰考工記王人
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
也故知是彼鎮圭天子守之○○所守故奉之以奠康王所
位以明正位為天子也禮又有大圭長三尺知介圭
非彼三尺圭著典瑞云王摺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玉
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摺於紳帶是天子之
笏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圭也○○上宗奉
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必奠於位其奉介
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於手中故不得執
之○○大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耳禮於奠爵無名同
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玉



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鄭玄注云各玉耳
者言德能覆蓋天一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心
貴禮天子所以執州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圭以命圭
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
諸侯來朝執圭以授一公子天子以冒之刻處瑁彼圭
頭若大小相當則是天子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偽作
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
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闊
狹瑁方四寸容德圭則公侯伯之圭闊四寸也天子
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闊四寸也此瑁
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云冠信未得
而聞之也作借者東階也謂之瑞者鄭玄云冠信注
云作僎也僎借者東階也謂之瑞者鄭玄云冠信注
設洗於西階西南吉事以盥於東階東南此大保上
宗皆行也○○鄭玄云宗伯宗人凡三人實宗伯之長
為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一人凡三人實宗伯之長
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一人凡三人實宗伯之長
一人奉瑁傳經明解堂同奉爵也○○二人也

史至同僭。正義曰：訓御為進太史，詩策書，觀命欲以進三故與王同升西階。鄭玄云：御猶也。正此特命王嗣位之事，孔雖以御為進，其意當如鄭言不言王面此可知也。篇及顧命為名，指上文為言，顧命書稟三之意為言，亦是顧命之享，故傳言策書顧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傳：昭命之辭大

君成三言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廉王命

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憑皮水反臨君周邦率

循大卜傳：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群臣循大法。○亦皮

反扶變。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傳：言用和通和

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意，王再拜興

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

威德乎謙辭託不能。○耻彌小反疏：曰：皇至光訓。正義

冊書也。詰康王曰：大君成王，其道代為民主，用是道

以臨君，周邦率群臣循大法，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

○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之意，言成王命汝知此也。

○憑玉几則不能言，所以感。康王令其哀而聽之不

敢忽。王以訓為道，命汝繼。其道繼父道為天下之

主言所任者重，因以託戒也。○為法之道，令率群臣

循之，明所循者法也。故以六為大法，王肅亦同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祀。傳：王受瑁為主，受同以

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

三奠爵告已受群臣所傳顧命宅宅又音姑徐又音託

又籍夏反說文作說丁姑反尊上宗曰饗祭必受

福讚王曰饗福酒太保受同降傳受王所饗同下堂

反於能盟以異同秉璋以酢傳太保以盥手先異同

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

祭報祭曰酢各反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傳宗人小

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世主宗人供太保拜曰已傳顧

命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尊所受命大保受同祭齊

顧命

傳 太宗既拜而祭既祭受福齊至齒則王亦至齒王

言饗太保言齊互相備齊才細宅授宗人同拜王

答拜傳 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

答拜敬所白宅如字馬太保降收傳太保下堂則

王亦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徹尹列反乃受至

正義曰王受冊命之時立於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史

於極西南東面讀策書讀冊既訖王再拜上宗於王

西南北面奉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瑁一手受瑁王

又瑁瑁授宗人王乃執同就禱於兩楹之間酌酒乃

於殯東西面立三進於神坐前祭神如前祭几前祭

酒酌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於樽所別以同酌

酒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吃然後酌福

酒以授王上宗讚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祭

顧命

先齊至齒與再拜太保受同降酌自東階反於篚又盥
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隨樽酌酒至殯東西報祭
之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極云已傳顧命訖王
則答拜但一祭而巳祭訖乃受福祝酌同以授太保
如王禮讚太保曰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亦祭先而齊
宗人讚再拜訖於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極
至齒與再拜訖於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極
以事畢王又答拜極敬所白王與太保降階而下
堂有司於是收徹器物○禮王受至顧命○正義曰
天子執珪故受珪為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鄭玄
云王既對神則一受珪為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鄭玄
受同而祭則珪以授人禮成於三酌者實三爵於王
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一爵而續送三祭各
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故以宿爵而續送三祭各
用一爵為一進三宿謂三進爵也每爵一爵而三進至神
所也三祭酒三進三宿謂三進爵也每爵一爵而三進至神
三奠爵於地也為此祭者告神言已受群臣所傳
顧命白神使知也經典無此咤字宅為奠爵傳記無

文正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為三奠爵
也王肅亦以咤為奠爵鄭玄云除前行曰肅知行曰
咤王肅亦以咤為奠爵鄭玄云除前行曰肅知行曰
必至福酒○正義曰禮於祭未必飲神之酒受神之
福其人祭則有受淑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淑福
是受神之福也其告祭之福禮則不得備儀直飲酒而
已此非大祭故於王三奠爵說上宗以同酌酒進王
讚王曰饗福酒也王取同齊之乃以同酌酒進王
云受王至於燕○正義曰宗讚王以饗福酒也
未用皆實於醴既飲皆反於篚知此下堂反於篚也
○禮太保實於醴既飲皆反於篚知此下堂反於篚也
用王同故太保曰醴○正義曰祭同實酒於中乃秉
璋以酢祭於上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
獻也周禮典瑞云祭四圭有邸以祀山川從上而
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
其半知半圭主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璋瓚謂
亞獻曰璋瓚此非正祭亦是臣獻之類故亦執璋瓚若

書

二十九

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秉璋以酢是報祭
之事王已祭太保又報祭也酢訓報也故報祭曰酢
飲酒之禮稱獻酢者亦是報之義也○宗人至受
命○正義曰上宗為大宗伯知宗人為小宗伯也太
保所以拜者白成王言已傳頤命訖也將欲拜故
先後宗人同拜者自為拜神不拜頤命訖也
傳頤命之事先告王已受頤命王答拜者尊所受之
命亦告神使知故答拜也王既祭則奠同於地太保
不敢奠於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祭也太保既酢祭
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於王祭不言拜者祭酒
必拜也○禮太保至相備○正義曰太保言拜者足以見
王拜也○禮太保至相備○正義曰太保言拜者足以見
神既祭拜之後於宗人邊受前所受之同而進以祭
入口是齊至於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
事與王祭禮同而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其意
於太保言齊至齒則王饗福酒亦察至齒也於王言
上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互見

以相備。傳太保至所白。正義曰宅訓居也太保
居其所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為將拜故授宗人同
祭祀既畢而更拜者白成王以事畢也既拜白成王
以傳頤命事畢則王受頤命亦畢王答拜敬折白也
諸侯出廟門俟 言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殯之
所處故曰廟待王後命。處昌疏諸侯出廟門俟。
寢門也出門待王後命即作後篇後篇云二伯率諸
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
其在廟行事畢出於廟門不言出廟門即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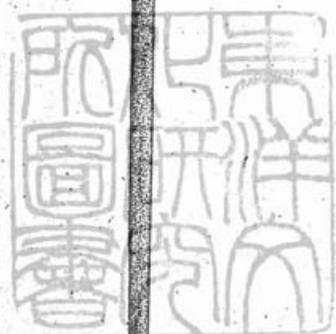
尚書註疏卷第十八



尚書

卷十八

十一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